

南昌月池熊氏
教授村志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编纂小组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编纂小组

《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编纂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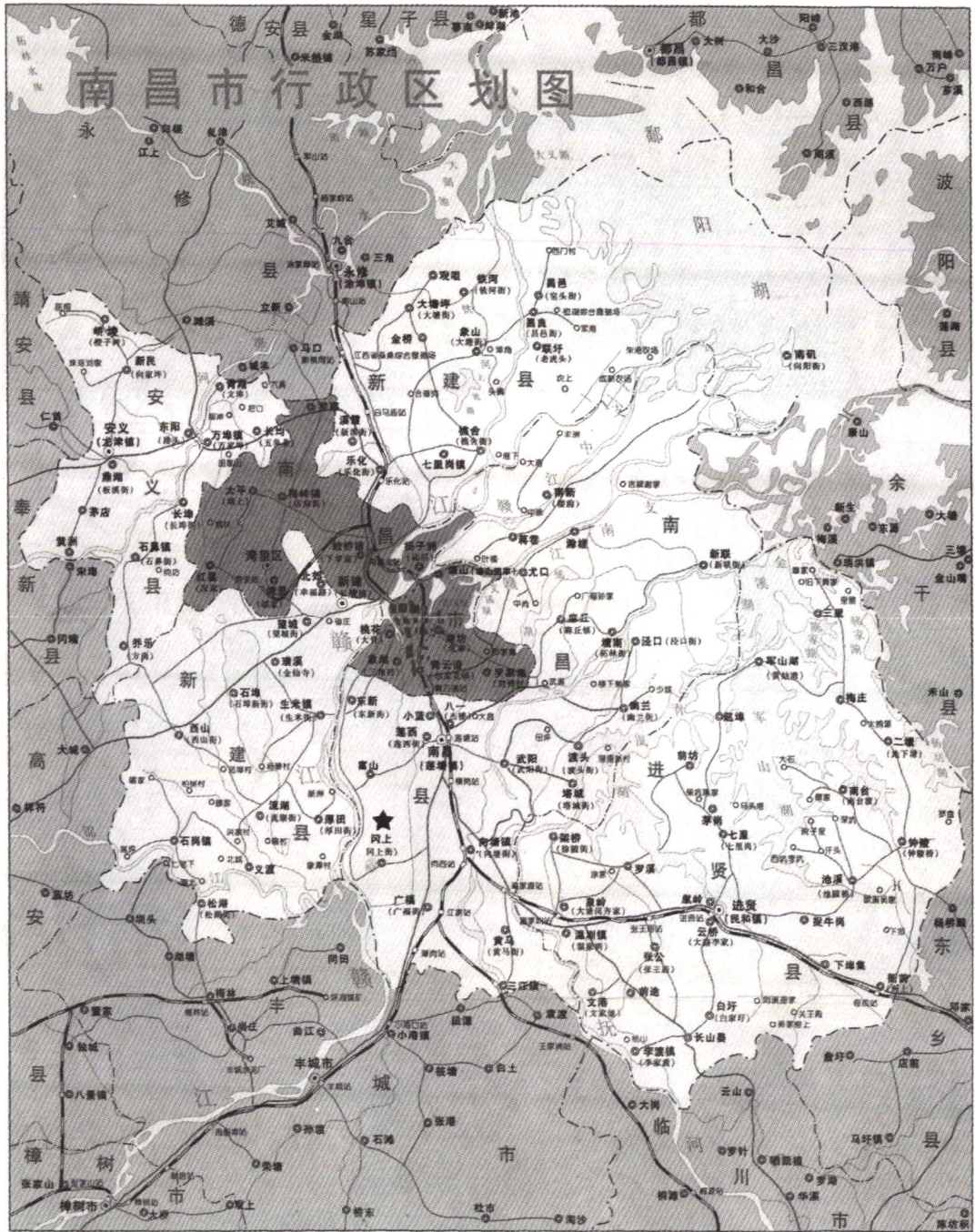
组长：熊大阅

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熊大权 熊大材 熊大纬 熊大遂 熊大楞

熊光建

主编：熊大阅 熊光建





南昌月池村碑

月池村，亦稱月池莊，因村前池塘似半月而得名，更有池北莊燈以七
扁鼓形石鼎，蓋七星伴月之意。明末清初，先祖經陳章遷此築基，歷四
百年繁衍立派，遂成閩上月池，共收及下播下培三支，乃本邑望族。昔時，月
池水澄潔清美，長年不涸，才子山遙遙蜿蜒，松林帶綠。村中明清建築，先
哲恢宏。然日軍侵華，致子兵燹，殊為痛哉！

月池村素以尚學重教稱譽鄉閭。先人世昌公，乃一貧儒，性厚好學，創
私塾，開學館，名曰心遠學堂。化育多鄰，櫛浴成習。雖而設心遠教育基
金，獎掖族中有成子弟，故有清一代入仕者眾。其曾孫育錫、元錕、秉祖先後
學家風，承祖夏革新師訓，抱科教救國之志，共辦心遠小學、心遠中學、心
遠大學，開江西近代教育之先河，時與天津南开、湖南明德同列國中私立名
校。蓋以火燬，凡經遷徙，但心遠學堂，辦學不輟。其後，熊氏居齋走出
月池，多有建村。于今四千餘人在外創舉，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中
將院院士、國家級勘察大師、教授、副教授三百餘名，博士、碩士四十餘
名，縣处级及其以上干部一百三十名，成為聞名遐邇的教授村、人才村。
月池文物代代傳，七星人才輩輩出。為弘揚月池尚學重教之傳統，踐
行科教興國之戰略，乃重修月池，村此碑誌，敬勸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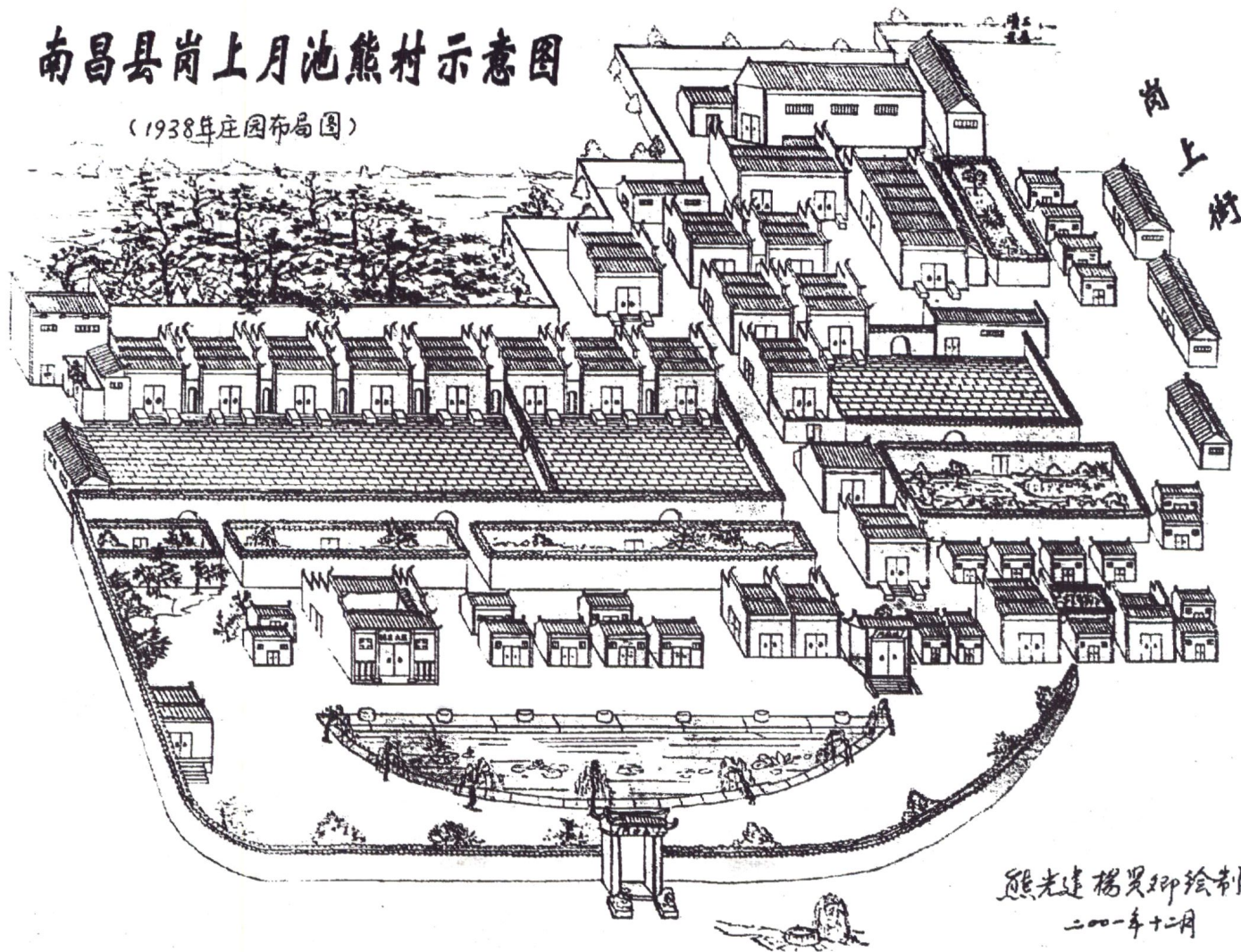
中共南昌縣委員會

南昌縣人民政府

二〇〇二年七月

南昌县岗上月池熊村示意图

(1938年庄园布局图)





熊育钊(1868~1942),字纯如,号仪炳,光祖(葛民)子,江西近代教育创始人,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终生任心远中学校长。

2001年9月9日南昌二中百年校庆时,为熊育钊半身铜像举行揭幕仪式。铜像立于南昌二中新校校园内。



熊元锷(1879~1906),谱名育锷,号惠元,字季廉,易字师复,辉祖子,复旦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校董,乐群英文学塾(心远中学前身)创办人。

目 录

凡 例	(1)
教育强国与教育兴家 代序(一)	(2)
缅怀先贤熊育钊 代序(二)	(4)
前 言	(6)
第一章 溯源追流	(8)
一、溯 源	(8)
二、始 祖	(9)
三、源 流	(10)
第二章 经 济	(13)
第三章 庄 园	(15)
第四章 文化教育	(18)
一、心远小学	(18)
二、心远中学	(19)
三、心远大学	(22)
第五章 先辈风范	(24)
一、创业人	(24)
熊筱香	(24)
熊禧祖	(26)
二、领路人	(28)
熊育钊	(28)
熊元鐔	(41)
三、育字辈诸公	(44)
第六章 修复月池 承优创新	(46)

第七章 人物篇	(48)
第八章 附录	(108)
一、史料集录	(108)
二、诗词集录	(126)
三、报刊集录	(145)
四、民间传说	(160)
五、捐赠、赞助名单	(163)
后记	(166)
通信目录	(167)
南昌月池熊氏源流	(173)
一、南昌月池熊公茝香系统源流	(175)
(一)熊公茝香系统(大房)源流	(181)
(二)熊公茝香系统(二房)源流	(275)
(三)熊公茝香系统(三房)源流	(350)
二、南昌月池熊氏其他部分分支源流	(456)

凡 例

(一)《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准确、客观、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南昌月池熊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一般定为公元 1786 年(即熊公茝香出生之年)，个别地方可再往上追溯，下限为 2003 年 8 月份，重点记述近现代的家族史实。

(三)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录 7 种体式书写，以志为主体。在编排结构上坚持以横排竖写为主，宜横则横，宜竖则竖，横竖结合。

(四)本志采用文体——记叙文，即第三人称，陈述句式，顺叙方法，白描手法，寓实事求是于事实记叙之中。

(五)本志纪事原则用公元纪元，解放前(1949 年 5 月 22 日前)有的地方用旧历纪事，后面用括号注公元纪年。

(六)本志人物记述安排，一律按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为先后次序，不以职称高低或职务大小排列，凡与人物有关的称谓，均按历史原貌。

(七)地名、机构名称，首次用全称，复用时用简称。

(八)本志文字使用，以 1986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 1995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

(九)本志数字书写，以 1995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

教育强国与教育兴家

代序(一)

薛隆基

南昌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冈上镇月池村兴建“教授村”旅游景点。为配合这一举措，月池熊氏后裔编撰《月池熊氏教授村志》一书，要我为该书写几句话。作为对月池熊氏历史做过一些研究的人，我很乐意完成这一任务。

17年前，我因编撰《江西省教育志》，首次接触到江西近现代教育家熊育钊先生的一些资料，初步了解了他为江西近现代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月池熊氏颇富传奇意味的家族故事。于是，我对此做了一些发掘性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于1991年内部出版了《熊育钊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一书。通过这一研究，我与熊氏家族的后人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月池熊氏是一个有着悠久重教传统的家庭，这种风气，肇始于其先祖熊世昌（1786—1864）。世昌谱名中璧（其后的字辈依序为“和、位、育、正、大、光、华、道、德、仁、义”），是位一生未得科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业，一生贫困，生有三子，后称“三大房”。“三大房”后来枝叶繁盛，成为月池熊氏的主体。

一生穷困潦倒的熊世昌意识到读书在改变家庭命运，提升家庭地位中的重要作用，立下了“今后每房都要有子女读书”的家规。这一家规的建立，对熊氏后代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到了“位”字辈，熊氏的家产扩张，家境富裕。遵照祖父世昌的愿望，熊氏建立了专为家族子弟读书提供资助奖励的经济实体——“心远堂”。“凡族中子弟，为郡邑学官弟子员，或领乡荐，及成进士者，皆得分享……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而造就，以至于无穷也”（严复《熊禧祖家传》）。此后，熊氏出现了一批通过科考而入仕的子弟。

月池熊氏的家族教育，到熊育钊、熊元鐸时期才发生根本改变。在当时社会“倡维新、讲西学”的大环境下，他们俩人受到近代思想先驱严复“科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01年将其家族教育机构“平远山房家塾”改为江西最早的面向社会的新式成人教育机构——乐群英文学堂。1903年，“乐群”解散后，熊育钊将其改为江西最早的私立新式中学——“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并将“心远堂”基金转移过来，熊氏子弟入读免费。至此，月池熊氏完成了由家族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

在近四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心远”始终高举“科学”的大旗，为社会培养了诸多有用之材，名声远播。与此同时，一大批熊氏子弟也在“心远”成长起来。受熊育钊“科教救国”思想的影响，“心远”学生毕业后大多报考理工学院，熊氏子弟在这一特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古代有“诗礼传家”的传统。一个家族要在社会上长久立足下去，必须从根本上提升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在现代社会，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教育不仅能够“强国”，也能“兴家”。

月池熊氏的家族发展史就很好地证明了“教育兴家”的道理。

据统计，月池熊氏自熊世昌以来，其繁衍子孙迄今共达1780人（包括部分“三大房以外

的人员),自清末以来,这些人就陆续走出月池村,目前绝大部分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海外。在这 1780 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 605 人,占熊氏子弟总人数的 34%,其中“三大房”系 1125 名,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 495 人,占 44%。在这 1780 人中,具有高级(副高以上)职称的有三百余人,约占熊氏子弟总数的 17-20%,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现有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是 5%。相比之下,熊氏家族的这种比例无疑是很高的,在这些人员中,有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国家级勘察大师,还有教授、副教授,更有一大批在国家各类技术及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奉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和教师,他们都为国家的强盛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这是月池熊氏家族历史的真实写照。我想,月池熊氏的祖先如果九泉有知,对此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缅怀先贤熊育钊

代序(二)

省三

03年暮春,熊大阅先生从上海给我打电话,说南昌冈上月池村去年被政府命名为教授村,计划修建“教授村”陈列室,并对建筑作了修葺,有望成为南昌的一个观光旅游景点。熊氏家族编写一本《月池熊氏教授村志》,请我作序。

听毕我大吃一惊,以我的才学为这样一本煌煌大书写序,实为不佞力所不逮,不免诚惶诚恐,如芒刺背,推辞的话到了嘴边,竟没有勇气说出,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我同熊家的接触,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在南昌二中主事,在筹备心远二中九十周年校庆搜集校史资料时,在心远二中创始人熊育钊身上,发生了困难。作为中国一代教育家,竟找不到有关他的只字片语,连一张照片还是几经辗转,从台湾心远校友会得到。手头能够找到的,仅有江西师范学院图书馆珍藏的严复写给熊育钊信函百余通,以及严复亲撰《心远校歌》真迹一纸。另外,从香港版张国焘回忆录里找到一段1904年张从萍乡来到南昌,进心远读书的简略记载,内中说到熊育钊的绰号叫“熊猴子”,这倒给了我一个活泼亲切的印象。此外,便是一片空白。

这种文化断裂的状况不禁令人扼腕唏嘘!

这时,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薛隆基先生,写了一本《熊育钊与月池熊氏》,我拜读了手稿,觉得材料翔实,文笔流动,这不正是心远二中校史弥足珍贵的材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我从学校经费上支持,用内部刊号出版了。

薛君央我为该书写序言,我因冗务缠身,未克沉潜,只能率尔操觚,写了一篇《熊育钊现象管窥》急就章式的短文交差,当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的那一代人,受思想先驱者严复影响,“他(熊育钊)本人确是一位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的主流是开放和务实的,使命感令他具备气魄恢宏教育观,他特别重视发挥学校对社会施加文化影响的功能。他一方面清醒地看到自身文化结构中缺失的环节,痛感旧教育之误人;另一方面对于异质文化不但容纳吸收,简直有点顶礼膜拜的味道了。这种情绪化的狂热,表现出一种所有开路先锋不可避免的成熟。”

怀着对先贤的敬意,我曾数次到熊氏月池村参观拜谒,见那里虽然历经兵燹人祸,仍旧有成片古樟蓊郁参天,心想果然是一个风水好的所在,难怪人才辈出。

我考察一个地方,先看树木。只有民风淳厚,才有树木存在空间。人情浇漓之地,容不得树木生存。此外,月池、门楼、牌匾年久失修,虽然破败,骸骨仍在,可以修复。我应熊大开先生之邀,为熊育钊墓题写了“心远之源”几个字,勒石镌刻而成。

另外一个机缘,02至03年我参加南昌电视台《阶梯论谈》节目年余,第一期节目,我即谈熊育钊与利马窦,主张在南昌为二人塑像。

先说利马窦,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曾在南昌盘桓两年,这可能是江西同

西方文化接触的第一个契机。可惜，我们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上苍的恩赐。据利马窦后来的回忆录记载，他在南昌期间每日由府道县各级官员陪同饮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利马窦如是说。没有人向他请教学问，他设制的日晷成了玩物摆设，他黯然离开南昌北上。

在北京利马窦碰到了徐光启。徐光启以上海人的精明，跟利马窦学习算术、历法、几何、天文等学问，学成，回到当时还是渔村的上海进行开辟建设，从此揭开新上海的序幕，至今留下徐家汇以资纪念。愚以为，利马窦在江西的悲剧，乃是赣地文化的悲剧，为这个意大利传教士塑像，可时时警醒后来。

江西新一轮同西方文化接触，不能不说到严复。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学子，同日本伊藤博文是前后同窗。伊藤学成回国建立日本海军，便是甲午海战打败中国的那支海军。严复学成回国选择了另外的道路，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等一系列名著，把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这一次，江西没有落空，因为出了一个熊育钊。

熊育钊是江西的徐光启，他同严复的交往中执弟子礼甚恭，严复看中他有正义感，敢做敢为。师生通信讨论教育救国，渐入佳境，直逼办学实践。从入选《严复集·书信卷》的109通严复致熊育钊信札，可管窥师生过从密切，讨论范围广阔深入之一斑。数量超过严的任何亲友，连严复自己也说：“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函，唯于吾弟为最勤。”

熊育钊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他在严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心远学校，是中国最早按欧洲文艺复兴以降兴起的学校模式办的私立学校，开创一代新风。心远同稍晚出现的天津南开、湖南明德并称中国三大私学。天津南开发扬光大，已成为国际名牌；湖南明德也在一隅称雄。唯独心远寂寂无声湮灭久矣！

熊育钊标举“远宗孔孟，近法王严”，熊育钊一生思想的形成，受严复影响很深，但在许多政治观点上，熊育钊与严复并非完全一致。严复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熊育钊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持反对态度，坚决拒绝在江西“筹安会”的劝进表上签名。其实，严复并非政治投机，他的主张自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据，严复有句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遗传与变异演化而来。熊育钊则壮怀激烈，义薄云天，站在恩师对面营垒，倒袁护国，熊育钊的这一态度与他的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品德是相吻的。

往事已矣！借《月池熊氏教授村志》成书之际，缅怀先贤，不禁肃然起敬。

2003年6月20日荒堂